

皇

明

書

皇明書卷之三十一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忠節

王禕字子克浙江義烏人幼秀爽長身山立有偉度
元末友宋學士師黃文獻公潛爲古學嘗上時政
書不報學士危素張起巖交薦其學行又不報而
禕隱青巖山著書戊戌上定婺遣使禮徵之召
見大喜署中書省掾商機務常字稱而不名與論
文大稱善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謂卿與宋濂學
問該洽卿不如濂才思雄偉濂乃不如卿累遷起

居注出同知南康特賜黃金帶以寵之褱披榛莽
建府署撫瘡殘集流民收廩其賢士搜除奸蠹經
理廢壞郡以安輯丁未召議卽位儀忤旨降漳州
通判尋上疏言臣聞帝王祈天永命爲萬世無疆
之計在乎修德而已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立政二
者修德之大端也昔成周以忠厚開國垂八百之
基西京以寬大爲政建四百年之業皇上艱難
十載而大業克成亦旣與周漢比隆矣今日急務
宜法天道而順人心矣夫上天以生物爲心雷霆
霜雪時而搏擊焉時而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

使雷霆霜雪無時不有則天道或幾乎息矣人君
體上天生物之心爲大德務仁厚寬大而不專於
殺戮故動靜合天不然天示之變災以告不饗故
臣願陛下之法天道也臣聞君臣一體故古者藏
富於民取之有節近陛下發德音減茶課免軍需
民欣然庶幾遂有生之樂今浙西卽平租稅日
廣賦歛之科當尤有可減者故臣願陛下之順人
心也法天順人則存之心者爲忠厚施之政者爲
寬大而祈天永命之道不外此矣洪武二年修元
史爲總裁官拜翰林待制國史院編修官三年預

教大本堂經學淵深以善開道稱五年以翰林待
制奉詔往招諭雲南始至元梁王甚禮敬府僚大
臣咸尊重祿爲王言上聰明神聖爲天人所歸今
薄海大定宜奉版圖歸職方卽聲名全不然天討
且至悔無及梁王初駭服有降意會元主自朔漠
遣僞侍郎脫脫使南中聞之恐梁王且貳迫令殺
我使以固其心梁王持不決匿待制民間脫脫偵
知之質責王王出待制與見脫脫欲屈之待制不
屈曰天訖汝有元之命我 皇帝實代汝知燭火
餘燼顧尤與日月爭光耶我將命遠來豈爲汝屈

有死而已遂遇害瘞地藏寺北子紳字仲縉博學
有行建文時爲國子博士請恤典謚文節正統中
加贈翰林學士謚忠文時宜興吳雲以叅政復奉
使入南亦遇害弘治中贈尚書謚忠節

許瑗字栗夫江西樂平人元季放浪吳越間醉輒大
言自負上定寧越瑗走謁上言曰今元祚垂

盡四方鼎沸惟有勇略者乃可馭雄才有奇識者
然後知奇事欲掃僭亂定天下非攬英雄則無與
成功矣上曰四方紛擾予寤寐英雄有如饑渴
先生幸教卽授博士畱帷幄叅謀議未幾以大平

爲股肱郡令知府事會友諒引兵來攻力守禦城
陷不屈死贈高陽郡侯

孫炎金陵句容人慷慨有大節喜雄辯言滾滾常能
窮一坐人 上定金陵召見悅之以處在山海間
盜賊憑結命總制處州諸錢穀兵馬之柄咸委重
不從中覆時 上求才急而秀民有才能者見戰
爭方始皆伏匿山谷中不肯出炎患之鈎致一二
人問才智者爲誰今皆安在乃悉錄其姓名爲書
遣使者禮招之而青田劉伯溫自以仕元耻爲他
人用使者再往返不起解一寶劍贈炎炎爲封還

之爲書數千言開陳天命劉不能難乃逡巡就見
炎置酒與痛飲論古今成敗如傾河決峽略無疑
滯劉乃大歎服曰始基自以爲勝公今不及也因
就聘見上卽誠意伯也炎旣以口舌安反側郡
上方四征伐無一卒畀炎於是苗軍叛執炎幽空室
中夜以燭鴈斗酒饋之曰與公訣炎拔佩刀割鴈
舉卮酌酒仰天太息曰嗟夫丈夫乃爲鼠輩禽然
我死死義耳賊死肉臭狗且不爾食卒怒持劔瞋
目擬之炎飲酒自若食竟賊叱解衣炎罵曰此綺
紫裘乃上賜吾者當服以死引枕卧遂遇害

上聞嗟悼久之是時同許知府死太平之難者有
花將軍同炎死苗軍之難者有胡將軍皆名臣

胡大海虹人也長身鐵面智勇過人從入和陽從渡
江攻金陵常冠軍授右翼統軍元帥從寧河王取
嚴衢戰疾力收諸暨衢處廣信張士誠遣呂珍圍
諸暨以水攻大海馳救之奪堰水反灌之殄勢蹙
於馬上折矢求解兵大海許之叅佐曰賊狡未可
信不如擊之大海曰言出而背之不信旣縱而擊
之不武遂引還以江南行省叅政守金華苗軍叛
爲所刺而死大海爲將號令嚴明攻克戰取而體

愛部曲撫遺民盡其心嘗自誦曰我本武人不讀書然吾行軍念惟有三事不殺人不虜人婦女不焚廬舍故所至降附編氓寧輯有祭征虜之風子德濟有戰功鎮陝西時五河耿再成守處州輯士愛民民懷其德苗軍叛聞變上馬出馳賊罵賊死洪武初築壇雞籠山祭故功臣大海位第一而祔以文臣沒王事李夢庚王愷及炎云

花雲直隸懷遠人貌偉面黑驍勇絕儕輩初謁上臨濠上奇其材力俾將軍略地所至輒破克上將取滁州雲單騎前行遇賊數十輩於地杖劍

躍馬衝其陳而過賊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與
爭鋒從渡江破集慶以總管徇鎮江丹陽丹徒金
壇諸縣皆下之遇馬馱沙劇盜數百遮道來索戰
雲且行且鬪三日夜盡殲之徇寧國陷山澤中者
八日羣盜蟠結梗道雲鼓譟出入營壘間斬首千
計而身不中一矢還守太平僞漢陳友諒以舟師
入寇圍太平城中乏食士馬憊城陷賊縛雲雲膏
呼縛盡解起奪殺五六人罵曰虜非吾主敵也曷
不趣降賊怒碎雲首縛于舟檣衆射之雲至死罵
賊不少變方城陷時雲子煒方三歲妻邵夫人以

牲酒祭先祠會家人泣曰今城且破吾夫忠義必
死國夫死吾必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嬰兒
存否在若輩矣公就執夫人赴水死年甫三十有
五侍兒孫氏瘞夫人遂抱兒行僞漢軍虜之至九
江軍中惡養小兒孫氏以兒授漁家屬漁姥曰此
兒良宜善視之耳是年王師伐僞漢漢破孫氏
至漁家竊視兒乃在矚漁人出竊負走夜宿陶穴
中曙脫簪髻舟渡江遇潰軍奪舟棄江中孫抱兒
遇斷木浮至附之入葦洲採蓮實哺兒七日夜不
死夜半聞人語聲呼之一父老也號雷老告之故

與偕行得達

上所孫氏泣抱兒拜

上亦泣寘

兒于膝曰此將種也賜雷老衣遺之詔復其徭已
忽不見命兒侍 皇太子學年十三授虎賁衛千

戶

趙德勝鳳陽人沈鷺剛毅馬上運槊如飛元季亂母
爲滁陽軍所得遂棄妻子來歸從克和儀真收丹
陽金壇廣德宣城從破漢水寨走友諒收黃梅廣
濟克瑞臨吉撫四郡旋鑒安慶降南昌德勝馭下
嚴肅一號令旗幟爲改色從大將征伐守軍令不
離尺寸平生未嘗讀書至御敵機略如神動與古

名將合僞漢圍南昌晝夜急攻德勝率先諸將誓死戰且戰且築城城壞復定已盜發蹶張弩中腰脅深入者六寸卽自拔出拊髀嘆曰嗟夫命也夫大丈夫死敵何恨恨不能從真主掃清中原耳遂卒先是僉樞張德勝敗友諒龍江追至采石亦力戰死友諒之圍南昌也兵號六十萬雲梯百道日夜攻圍不解者三月於是院判李繼先副元帥牛海龍趙國昭力戰死康祝叛應漢南昌知府葉琛行省都事葉思成迎戰市中死臨江府同知趙天麟守臨江城破死百戶徐明追賊墮甕中賊鈎出誘降

不從死士伍張德山夏茂先戰疾力死捨命王者
走友諒軍約日降緩其攻已城守益堅縛狗城下
死各有贈封先是副指揮劉齊翼元帥同知朱潛
元帥許圭取吉安戰死而張子明者張元帥子也
方圍急時爲間使走金陵求濟師夜從水關潛出
晝伏夜行半月始抵都下 上問友諒兵勢如何
對曰賊不遺餘力矣今江水日涸巨艦將不利師
且乏糧援兵來立破矣 上曰汝歸語文正第堅
守一月吾當自取之還至湖被執友諒強官之萬
戶令徇城給降子明佯許之至城下曰我張大舍

也見 主上令諸公堅守大兵悉起 上自將至
矣賊怒攢槊之死後鄱湖之戰韓成以死懈賊一
時死事者同知丁普郎院判張志雄元帥宋貴陳
兆先副元帥余景昌文貴王勝李信萬戶陳國勝
千戶姜潤鎮撫曹信等凡三十餘人明年詔建忠
臣祠于康郎山命有司歲時祠成位第一尋建祠
于南昌褒祠諸死城守者已上痛念起兵來死義
之士封大海越國公趙德勝梁國公張德勝蔡國
公耿再成泗國公俞廷玉河間郡公花雲東昌郡
侯張子明忠節侯桑世傑死海寇贈永義侯胡深

陷陳友定不屈死贈縉雲伯廖永忠陷于張士誠
不屈遙封楚國公餘各褒錫有差蓋上所爲崇
報激勸者如此其後死王保保鞏昌之難者曰于
光死哈出者曰濮英死高麗曰濮真王保保龔蘭
州鞏昌守將光來援至馬蘭灘卒遇戰被執至蘭
州徇降光大呼曰公等堅守大將軍大兵行至矣
遂遇害光都昌人納哈出之降也猶豫未有決常
將軍茂執之衆驚潰竄匿馮將軍盡驅其降衆入
關英爲殿諸潰衆大恨設伏邀擊英馬蹶被執遂
絕食不言得間剖腹死真鳳陽人從渡江定南都

有功以都督僉事征高麗敗績被執高麗王欲降之真罵厲色曰我天朝大臣視爾猶犬羊敢以降望我耶虜怒欲兵之真曰爾虜敢殺我我王必滅爾國不知大丈夫有赤心耶引佩刀剖心示之而死虜震懼遣使詣闕下謝罪併歸真從行兵光贈英贈金山侯真贈樂浪公英子與卽襁褓中封爲西涼侯幼趨朝爲班行所蹴歸悲啼不休事聞上命御用監鑄一玉字牌懸冠上俾羣臣避焉建文時死難諸臣最烈多至百十人

魏國公輝祖者中山武寧王長子也長八尺五寸嗣
魏國公初嘗侍懿文太子學通經書大義於太子
特親建文初兼太子太傅靖難兵起數督師有
名召還而靖難師入詔文武臣歸附者復官惟輝
祖不屈上親召問輝祖不出一語終無推戴意
逮御史獄迫問輝祖終不言取筆書父開國功臣
子孫免死而已上大怒以元勲國舅欲誅輒中
止竟從寬典勒歸第革祿居五年卒上曰中山
王平定天下有大功不可以無嗣子欽嗣魏國公
欽入見乞守墓上怒謫居中都

方孝孺字希直浙江寧海人父克勤守濟寧有惠政
具循吏事中孝孺幼精敏絕倫雙眸炯炯日讀書
累萬言善屬文鄉人業呼爲小韓子矣年十四五
侍父宦游齊魯間歷覽周公孔子廟宅問陋巷舞
雩喟然有嚮往之意從宋學士游學士大善之極
推服欲妻以女時同門皆天下名俊聞學士推許
竝讓出其下先輩名儒如胡翰蘇伯衡輩皆自以
爲弗如也孝孺志古學薄文章爲未藝畏人以相
命居常以明王道閑正學爲已任進修日遽安貧
篤學世咸以爲程朱復出名大起嘗代宋學士撰

應制文 上讀之曰此文非先生所爲學士前頓
首曰臣昨蒙賜酒誠不勝恩厚醉不任此臣門生
方孝孺所爲也 上復手讀再過曰此文勝先生
亟召見使相屬于道旣見首以王道爲言命賜宴
禮部岸然坐上坐 上聞頗不快乃罷歸旣又以
吳沈揭樞薦召見曰此莊士當老其才用之會黨
獄起逮至都 上按藉識孝孺名曰是天台方生
耶釋之已再召見旣而曰今非用孝孺時遺子孫
令異日光輔太平足矣擢漢中府學教授蜀獻王
聞其賢聘授世子經孝孺見王陳道德仁義論經

學無虛日王甚禮敬建文初廷臣交薦召入翰林
爲學士友人王叔英聞之喜曰天下幾可治乎已
而曰正學好古吾惧其泥古而不知變也作書逆
遺之曰凡人有措天下之才者固難爾自用其才
者爲尤難如子房之於高祖能自用其才者也賈
誼之於文帝未能用其才者也子房平高祖察其
能行而後言故言無不中當時受其利而樊呂平
勃不可得而間也賈誼之於文帝不察其未能而
易言又言之太過故大臣絳灌之屬得而踈短之
今天子之賢願治之意上追堯舜固非高祖文帝

可比而執事素所蘊蓄爲致君澤民之具者又遠
方臯夔然愚竊以爲天下事有可行于古而可行
于今者夏時周冕之類是也亦有行于古而難于
今者井田封建之類是也可行者行之則人從之
也易難行者而行之則人從之也難從之易則人
安其常而不知其變從之難則人未蒙其利而已
先苦其患矣人情愛深而慮之至者必救其失于
未患之先惟執事垂察孝孺守宋學最固曰治先
制作經制在周官 上特倚信議大政輒咨每讀
書有疑輒召問臨朝臣僚奏封事命孝孺就展前

批荅修 太祖實錄及類要諸書爲總裁改謹身
殿名正心孝孺獻銘作凝神寶獻頌皆規譏君德
而 高皇帝所制作頗多所紛更靖難師作 上
發北平僧道衍送之郊跪密啓曰臣有所托 上
問何托道衍頓首曰上今行必克金陵南方有方
孝孺者學行高武成之日必執不降附幸 上勿
殺殺之則天下好學者種子絕矣 上許諾及宮
中火起傳建文帝崩孝孺卽持斬衰服晝夜哭已
收下獄及頒卽位詔于天下 上欲得名筆代草
用厭天下心衆舉孝孺乃召自獄中出斬衰見慟

不止 上降榻慰籍曰先生無苦余始念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今安在 上曰渠自焚非我意也孝孺曰成王卽不存何不立成王之子 上曰國賴長君曰何不立王弟 上語塞已而曰此朕家事先生無過苦令左右置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矣孝孺大批數字擲筆曰死卽死詔不可草 上大震怒曰女安得遽死當滅女十族妻鄭氏先自經死 上終以道衍故未卽殺孝孺且收捕其家每收捕至輒下獄休孝孺而孝孺終不屈于是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時年四十

有六孝孺和粹貞亮嗜義出天性父克勤守濟寧
被誣戍江浦上書乞以身代不報宋學士卒夔州
孝孺披荆榛往祭墓爲蜀獻王言軫恤其孤婺謂
道體事而無不在列二十八箴及雜誠以自警謂
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儀九篇感王治必先德化
而後刑戮作深慮論十篇以篡臣女婁夷狄雖一
天下終不可干正統作釋統三篇四夷得一字寶
于金壁其爲文理正辭確一稟于閩學而氣頗乏
深醇方召草詔時上以廖侯兩子鏞與銘從孝
孺受學令往諭旨孝孺怒曰汝讀幾年書顧不

識一是字乎及孝孺死廖兩子拾遺骸塋聚寶門外山中甫畢而見收亦論死洪熙初天子慨然歎以爲方孝孺等皆忠臣實弛奸黨之禁正統末太皇太后疾大漸閣大臣入問疾太后問欲言大學士士奇言建文君嘗臨御四年其實錄當仍以建文紀年方孝孺詩文乞弛禁太后默然而止成化後建文逸事漸出知海寧郭紳始祀方學士于其里宣城始祀尚書廸于邑鄉賢祠正德中李提學夢陽祀練御史子寧于金川書院嘉靖中鄭端簡立遜國臣傳于所著吾學編中萬曆登極詔

始霈然肆恩命建祠祀鄉云

鐵鉉河南鄧州人洪武中以國子生授禮科給事中
奏對詳明稱上意賜字鼎石藩府有巨獄刑官
久鞫不能決屬鉉治立具上益喜命法司諸疑
讞盡屬鉉居無何陞山東叅政靖難師起李景隆
駐大軍德州鉉督餉飛輓不乏會景隆師大潰鉉
與督軍務高巍還濟南以爲是南北之衝當固守
湏後援慷慨涕泣同盟協力以死自誓收潰亡卒
以守靖難師百方攻圍之鉉悉力防禦莫能下北
兵堰濟水以灌城鉉宣言請降伏力士城門旁候

文皇帝入以鐵板下冀得之幾中 文皇怒發大礮
擊城鉉書 高皇帝神牌懸城上師不敢擊而時
時出不意募壯士突擊北兵破之竟攻圍三月不
能下而退鉉遂復德州諸郡縣擢兵部尚書已靖
難師攻東昌鉉督師與戰大破之斬大將張玉及
靖難師入京師鉉被執入見不屈反背立廷中令
回一顧不可去耳鼻比死尚指斥不撓

齊泰南直隸溧水人洪武中歷禮兵主事 上以謹
身殿震故禱郊廟擇官九年無過者陪祀泰得侍
祠三十年陞兵右侍郎明年進尚書 上嘗召泰

問邊將名姓泰歷數無遺又問諸邊圖籍泰出袖中手冊以進簡要詳密上愈益奇泰於是得受顧命輔皇太孫以遺詔詔諸王臨邸中毋奔喪王國所在吏民悉聽朝廷節制皆泰本謀也文皇時自燕邸入臨至淮安泰言上急出勅符勒歸國靖難師起天子日坐便殿召諸學士討論周官法度閫外事一屬泰泰移檄指斥削屬籍或難之泰怒曰名正言順敵乃可服故靖難師以誅泰爲名旣遜國自廣德欲往他起兵興復被執不屈死從兄弟敬宗等皆死叔時永等謫戍兒甫六歲給

醜後赦還故今子孫猶存而黃子澄一子走湖湘
易姓名曰田經猶得存

陳迪南直隸宣城人幼倜儻有志操洪武中以薦官
翰林爲編修擢山東叅政捕蝗弭盜人德之陞雲
南右布政使能已夷亂建文初徵爲禮部尚書水
旱應詔言刑獄未清宜勅法司擇公廉仁厚者分
詣諸郡縣覈獄囚無令久淹又言天下逃民旣失
其家業且公私逋負交迫故憚歸矣失今不卹必
嘯聚爲患宜令有司招徠之其不願歸者聽附籍
著業則民安而盜息從之加太子太師辭兼俸請

難師起受命督軍儲于外過家未嘗入聞變赴京
又皇召責問嫚罵不屈與子鳳山等六人同日凌遲
死成化中祀鄉賢祠郡人私謚曰靖獻公

黃觀貴池人少受學元學士黃暉暉死難觀益自砥
礪洪武中擢進士第一官翰林建文中改侍中與
方齊等竝見信用奉詔募兵督諸道勤王至安慶
聞變大慟哭已謂人曰吾妻有志節必不辱卽招
魂葬之江上明日家人自京來言翁夫人暨二女
同被執果携二女赴上清橋自沈死矣於是乃慟
哭自沈李楊河中

練子寧新淦人少有奇氣利長與金少保幼孜相友善謂之曰異日子必爲良臣我爲忠臣舉進士廷對言近時朝廷用人徇名而不責實小善輒進小過輒戮非育才用人之道剴切無顧忌 上親擢第二授翰林修撰丁內艱杜門屏跡力行喪禮遷工侍郎建文初轉吏侍爲御史大夫時李景隆敗績觀望懷異志子寧執于朝數其罪請行誅且曰臣備員執法而不能除奸請先伏誅 上爲罷朝靖難兵旣渡淮有上書論大計者指斥用事諸大臣諸大臣怒詬言者子寧曰事至此尚不能容言

者乎詎者爲愧屈 文皇卽位縛至語不遜命斷
其舌曰吾欲効周公輔成王子寧手探舌血大書
地上曰成王安在遂族正德中提學副使李夢陽
爲立金川書院祀焉

景清本耿姓真寧人倜儻有大節遊國學時同舍
生有奇書清求之不與固請約明旦卽歸同舍生
旦往索清曰吾不知何書顧又未嘗假若書同舍
生不勝忿訟言之祭酒清卽持所假書往白祭酒
曰此清燈窻所業書卽朗誦徹卷祭酒問同舍生
同舍生不能舉一辭祭酒顧直清叱生退清出卽

以書還之笑曰吾以子珍秘太甚聊相戲耳吾無所用之矣舉進士入翰林改監察御史建文卽位擢御史大夫尋爲北平叅議密察燕上在藩燕之見其言論明爽大稱賞及靖難方黃等俱死清詣上自歸上喜曰吾故人也厚遇之復官自是恒伏利劒衣衽中委蛇侍朝莫測也會星官言文昌星犯帝座甚急色赤上內以爲防是日清衣緋衣入色獨鮮上疑之朝畢出御門清奮躍而前將犯駕上急命左右收之得所帶劒清知志不遂乃起立嫚罵上大怒命抉其齒且抉且

罵竟不屈死命剥其皮草櫝之械長安是夜上
夢清杖劒繞殿追迫之明晨駕過門屍忽斷索前
行三步爲犯駕狀乃命藏庫中已時入殿廷爲厲
詔赤族盡掘其先墓焚焉籍親屬轉攀_墟村里爲
墟

卓敬瑞安人幼秀敏孝弟少長讀書寶香山風雨夜
歸迷失道得一兇牛馮以歸入門乃黑虎也洪武
中進士授工科給事中時諸王服乘多僭踰敬以
爲言上曰爾言是朕慮不及此陞宗人府經歷
進戶部侍郎建文初請徙燕王南昌天子覽表

大驚袖之翼日召語曰燕王骨肉至親卿何得及
此敬頓首曰主臣陛下以楊廣隋文非親父子
耶上默然曰卿且休事竟寢成祖既卽位責
敬不奉迎敬不屈欲殺之憐其才繫敬獄後于宮
中得敬徙南昌疏謂僧道衍曰向奸臣欲害朕而
敬惟欲徙封內地意差善欲宥之何如道衍曰不
然南昌地居上流而勢輕不能制四方用敬言

陛下乃囊中物耳於是卒殺敬敬臨刑神色宴然
經日如生夷三族然文帝嘗太息曰國家養士
三十年惟得一卓敬後四十年劉編修球傳其事

私謚曰忠貞敬立朝慷慨英偉美風儀善談論凡
天下地理律曆兵刑皆能究察所著文詩皆峭拔
磊落五十餘卷

王叔英字原采浙江黃巖人篤志力學洪武中與楊
太中葉見泰方孝孺林右竝徵辭還里建文中召
爲翰林修撰上資治八策曰務問學曰謹好惡曰
辨邪正曰納諫諍曰審才否曰慎刑賞曰明利害
曰定法制皆援証今古可見行事且曰 太祖除
奸剔穢抑強鋤硬如醫去病如農去草然去病急
或傷體膚去草嚴或傷禾稼是故體膚去病宜調

燹其血氣禾稼去草宜培養其根苗此今日急務也靖難兵渡淮逼江詔遣使四出募兵叔英奉詔行至廣德聞變乃大慟會齊太來奔叔英曰太貳心矣急擒至問故乃相持而哭圖後舉已而知事不可爲沐浴衣冠書絕命辭藏裾間自經于玄妙觀杏樹下後治奸黨妻金安人繫獄死二女赴井死方叔英死時天台道士盛希年收塋之祠於山正統中楊士奇題其墓嗚呼翰林修撰王原采之墓士奇本叔英所薦起也成化中州守周瑛爲封植表其墓嘉靖中編修鄒守益立祠祀焉

周是修名德以字行江西泰和人少孤力學舉明經
爲霍丘訓導人見高祖問居家何爲對曰教人
子弟孝弟力田高祖喜擢周府奉祀正逾年從
王北征有功陞紀善建文元年王廢盡逮王府吏
于詔獄是修以嘗諫得免改衡府紀善時衡王幼
未之國是修留京師纂修翰林好薦達賢士數陳
論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怒共挫
折之是修屹不爲動靖難時建文帝自焚是修留
書其家別友人解縉楊士奇胡靖等付後事暮入
應天府學自經死文帝旣卽位都御史陳瑛言

是修不順天命請追戮 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
心勿問是修內貞外和孝友忠信非其義不苟取
襟懷袒易灑落而冲澹悠然其學自經史百氏下
至陰陽醫卜靡不通究爲文未嘗締思援筆立就
而雍容淡雅辭理條達所著有詩小序詩集詩譜
諸書居恒言忠臣不以得失爲憂故言無不直烈
女不以死生爲慮故行無不果因取古先忠節死
事輯爲傳故能處死生不惑而從容泰定如此云
黃鉞常熟人建文初舉進士官禮科給事中靖難師
起鉞以內艱歸且行方孝孺屏左右問曰今此兵

日南蘇常鎮京師左輔君吳人又朝廷近臣宜有以教我鉞曰三郡惟鎮江最要守非人則藩籬自撤矣鎮江指揮童俊狡猾不可測蘇州守姚善忠義激烈有國士風然御下以寬乃治郡良才恐不能已亂耳然國家大勢不在江南令戎馬至此而禦之晚矣孝孺大善之因附書寓善勉以忠孝期戮力王室濟時艱善得書感激與鉞誓同國難靖難兵至江上俊果以鎮江降善爲其下所縛執赴京邀賞鉞聞之遂絕食閉目三日求死會有傳善款服得宥者鉞聞之瞠目曰有是哉吾少俟善事

定吾死未晚也脫善果不死吾將下報希直遂復稍稍食已善死報至乃起登琴川橋具祭拜善慟哭曰吾與君同受國恩國有難義同許國今君與希直同死國烈矣吾恐獨生乎祭畢遣家人歸祭具從容整衣冠自沈死時比兵四出捕奸黨籍籍言併錄鉞家親族悉驚匿鉞友人楊福具棺衾日夜泣橋側百方求鉞屍不得更數日屍忽自出立水中福慟哭抱起爲成禮塋之自屏處福父湊早奇鉞故福與鉞少共學有古行

曾鳳韶廬陵人建文初爲監察御史 成祖在藩時

自恃上尊屬入朝馳御道行不拜鳳韶侍班殿
上厲聲曰禮天子無不臣殿上禮不可以不肅王
當皇道行又不拜大不敬文皇爲悚然心壯之
詔至親勿問靖難兵渡淮詔求能使軍中勅罷兵
歸國衆莫應鳳韶請行至軍中弗納靖難後召復
御史不至加侍郎召又不至刺血書憤辭衣裙上
曰予死得所可不愧吾天祥矣囑妻李曰我死勿
易衣遂自殺李亦從俱死

梅殷歸德人尚太祖女宣國公主恭謹有才智能
騎射諸駙馬中太祖尤愛殷大漸時皇太孫

與殷侍側受顧命首囑太孫曰 燕王不可忽次
謂殷曰汝老成忠信念可托幼主乃出誓詔及遺
詔授之曰敢有違天叛父者汝爲朕伐之言訖崩
太孫旣卽位殷以至親嘗叅贊在左右及靖難師漸
南逼譚將多選懦觀望乃命殷督師駐淮以阨燕
悉心防禦 文帝遣使遺殷書假道以進香金陵
爲辭殷荅曰進香 皇考有禁遵者爲孝不遵者
爲不孝 王大怒復書言今興兵清君側之惡天
命所歸非人所能沮殷割使者耳鼻口授詞曰留
汝口去與言君父恩義 文帝竟不得過淮安乃

渡泗出六合至京既卽位殷尚擁重兵淮上上
迫公主爲書以招殷公主嚙指血爲書付中使殷
得書大慟問帝所在中使密語曰亡去矣殷曰
君存與存君亡與亡吾姑忍俟之乃罷兵入見

上勞之曰駙馬良苦勞殷對曰恨勞而無功都御
史陳瑛以爲言上曰梅殷朕自有處置明年早

入朝都督譚深指揮趙曦擠殷死笄橋下公主謂
上果殺殷牽上衣哭問駙馬安在上曰爲公主

蹤跡賊毋自苦殺深曦謚定策公主高皇后長

女故上終恩禮不衰殷二子爲孝陵衛指揮使

王

皇明書卷之三十二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忠節

王良祥符人也建文中官刑部侍郎鞫燕校軍事從
末減得左遷靖難後上德之有旨特召良良
集諸臬司印于私第躊躇若有思妻問故良曰我
分當死獨計所以處汝耳妻曰我何難君爲男子
顧當爲婦人謀乎遂餽良食抱其子歔歔如廁置
其子池旁投池死良殮妻畢列薪于戶自焚死事
聞上曰死本良分獨朝廷印信良不得輒毀耳

良毀印不得無罪徙其家于邊台人陳璘私識其
事每語及輒流涕沾襟正德中浙按察使梁材提
學副使劉瑞立祠祀焉

劉璟誠意伯基季子也少涵濡經傳究韜略喜談兵
洪武中延安侯唐勝宗薦之上上召見謂曰朕
欲汝日夕左右帷闥間使若儀禮司立百官上宣
達爲職處爾無踰此官矣遂授之賜第馬衣帶又
金書除奸剔佞于鍊簡賜之令糾劾頃之授谷王
府長史提調肅遼慶寧燕趙六王府事嘗至燕與
文皇帝奕璟勝文皇曰卿獨不少讓我耶璟欲逆

折其萌正色曰可讓處璟不敢不讓不可讓處璟不敢讓也靖難兵起璟獻十六策不見用令叅李景隆軍景隆懷諫又不聽以病辭歸 文皇帝卽位璟卧家不起法官論璟逃叛逮之姻戚走餞舉酒言 皇上英武何止唐太宗先生忠良爲魏徵可也毋自底刑剉璟瞪目曰爾謂我學魏徵耶吾死生已分決矣擲杯去至京對 上語獨稱殿下曰殿下萬世終脫一逆字不得下詔獄辨髮自經死

顏伯瑋廬陵人名璟以字行敏介能文章鄉黨稱其

六行具無闕建文初以賢良徵授官靖難師擣濟
寧民竄匿伯瑋設法招徠兵五千人築堡守分三
千人應調山東師卒至度不支令子有爲還省父
曰汝歸白大人吾子職弗克盡矣題詩察院壁已
升堂南拜慟哭曰臣無能報國遂自經死有爲行
不忍去父復旋見父尸亦死知蕭縣鄭恕浙仙居
人博雅能詩家甚貧釜魚甌塵而一介不妄取蕭
然斗室與學徒數十人談經理終日高風勁節一
時敬嚮聘爲昌國訓導及令蕭畱心撫字民愛敬
之靖難師入竟死二女從俱死

陳思賢茂名人質直好義官漳州居恒以忠孝行誼
訓諸生靖難詔下慟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堅
卧不出迎率其徒伍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
廷瑞呂賢卽堂爲舊君位哭焉郡人執送京師思
賢暨六生咸死先是靖難兵破睢陽教諭吉水人
王省坐明倫堂伐鼓聚諸生曰若等知此堂何名
今日之事君臣之倫何在遂大哭諸生亦哭遂頭
觸柱死子夔州判亦抗節死女靜適卽墨周簿聞
濟陽陷曰吾父必死奔至濟竟以父喪歸當初發
難時都指揮謝貴彭二馬宣死攻大寧都指揮朱

鑑力戰死白溝河之戰都指揮瞿能父子戰疾力
死居庸懷來陷守將余瑱宋忠彭聚不屈死指揮
孫太陷陳死盛庸戰東昌斬張玉戰夾河都指揮
莊得斬譚淵已力戰死而楚智若皂旗張者俱戰
夾河死破薊州衛鎮撫曾濟不屈死靈璧之戰都
指揮宋瑄格鬪死靖難後指揮崇剛張倫所鎮撫
周元俱死是時有翰林編修程濟者以明經爲岳
池教諭旁通諸術數建文初上書尅日月言比兵
且起朝廷以爲非所宜言逮入欲殺之濟仰天大
呼曰陛下且囚臣至期無兵殺臣未晚也已而

兵果起赦以爲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徐州之捷諸將樹碑叙戰功及統軍者姓名一日濟遣人夜往祭碑人莫測其故後 文皇過徐見碑怒趣左右缺椎碑再椎遽曰止止爲我錄碑文來已而按碑族之諸將無得脫者而濟姓名適當椎處得免濟曩之祭碑蓋禳也初濟與邑人高翔竝徵翔以濟好術數止使勿爲濟弗爲止已而有兵事濟勸翔學我術翔曰我願爲忠臣金川門破翔招濟與俱死濟曰我願爲智士翔竟死而 帝急遣召濟問計濟曰天數已定惟出走可免難耳立召僧

爲 帝落髮濟從亡數十年諸 建文帝遊歷數
遇險幾不能脫賴濟以術脫去後隨 帝還至南
京人尚有識者後莫知所終

龍鐔字德剛萬載人洪武中歲貢授按察使以微累
下遷長洲知縣陞晉府長史靖難兵起徵兵于晉
鐔不可詔械鐔錦衣獄鐔不屈死收遺骨者得所
自書贊云

胡閏字松友鄱陽人博學厲行咏吳芮祠壁間畫松
詩雄勁 高皇帝過祠見而悅之召授幕府經歷
建文中遷左補闕大理少卿 文皇帝渡江得閏

不屈死藉其家子傳道死傳慶戌邊後督學邵銳
建祠祀之

王璉字器之日照人洪武末爲寧波知府潔廉平易
杜私謁革利弊政教兼舉璉自奉約一日見饌兼
魚肉命撤而瘞之號埋羹大守靖難師至江璉造
船取海道勤王縛至文皇問造船何爲璉徐荅
曰由海道趨瓜州截路耳文皇亦不怒放還鄉
後黃學憲閏贊以爲神明其心終始一德云時孫
鎮守衛輝以抗節不附謫戍山海二十年宣德初
薦起爲上饒丞不就號冲玄子以終

龔翊崑山人少爲金川門守卒靖難兵入翊大哭出
遂還鄉有義行周巡撫忱薦辭不就曰翊仕無害
于義但不欲負往日城門一慟耳竟隱終身門人
謚安節先生

高賢寧濟陽儒學諸生也受學于教授王省靖難兵
攻濟南不下爲書射城中使亟降賢寧在城中作
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請罷兵靖難後被執文

皇曰此作論秀才耶秀才好人命官之卒不就得
歸年九十餘乃卒當是時列九卿死者尚書侯太
暴昭侍郎毛太盧廻郭任黃魁陳植胡子昭吏部

尚書張統復官出自經死工部尚書嚴震直復官
奉使雲南道遇建文帝悲感吞金死兵侍郎徐
垕家覆杜門死都御史死者茅大方陳性善卿寺
死者胡閏廬元質廖昇鄒瑾而燕府伴讀余逢辰
方起兵時以諫死長史葛誠以上變事死洪武中
勲臣後當靖難師戰有功若死者皆失侯駙馬都
尉死者曰耿濬李堅翰林死者侍講樓璉修撰王
叔英編修王良給事中死者陳繼之韓永龔太監
察御史死者董鏞葉希賢魏公冕王度甘霖高翔
王彬而翔死尤烈藩臬死者副使鄭本立僉事林

嘉猷知府死者葉仲惠王希范陳彥回乃下至縣丞衛健主簿唐子清吏目鄭華典史黃謙亦死坐方黨死者郎中劉端王高叅政鄭居貞舉人劉正之倫而博士王紳子祿爲忠文公禕孫坐方黨上念禕忠特宥因得韓方氏遺文爲侯城集後百年乃傳寧海典史魏澤故嘗爲刑尚書當捕方氏匿孝孺一幼子故方有遺育於台謝文肅詩有云孫枝一葉是君恩者本澤之力也諸皆表表大者而南京故老言建文間法網疎闊道不拾遺有得鈔于路者拂其塵土置高潔處以石鎮之去一時

士風朴實死義者至衆入京之夕郎御史給舍四十餘人相與縋城夜遁去于是深山中往往有如松陽遺錄所稱者九人及雪菴和尚河西傭之倫雪菴和尚不知何許人靖難後入川走重慶就松栢灘結寺棲焉昕夕誦經山中山中人不知書謂誦佛經也乃誦易乾卦隱士杜景賢者覘知之諷使誦佛書已乃誦佛書和尚好觀楚辭時時買楚辭袖之登小舟棹急灘中流朗讀讀一葉輒投一葉于水投已輒哭哭已又讀讀終卷媼是乃已死之日其徒問曰師卽死宜名何許人張目曰松陽

問姓名不荅或曰此松陽御史葉希賢也然莫可
考矣河西傭不知何許人被葛衣行乞金城市中
金城極邊地寒傭常衣葛衣明年過河西依莊浪
豪魯家爲傭稍稍負羊裘披之然必覆故葛衣葛
綏綏破不脫也卽夏衣夏布覆葛衣其上人或勸
之棄故葛衣直悶悶不荅病數年死呼主人謝囑
曰我死幸勿殮我棺幸西北風大起火我無埋我
骨魯家從其言而川中有補鍋匠若馮翁者亦不
知何許人翁客夔州以章句教童子給衣食能爲
對偶及古詩而匠往來夔慶間爲人補鍋有學者

不索謝直令負檐從補鍋人與錢布米竝受無所
擇當食時與之食卽不復索傭遇風雨寒暑卽不
出補鍋出錢買酒飯自食嘗寄宿蕭寺中一日行
夔州市中逢馮翁二人相顧愕然已而相持哭哭
已相牽入山巖中坐語竟日屏學補鍋者不得聞
語已又相持哭別去竟莫知所終東湖樵夫浙中
臨海人也家東湖上日負柴入市不二價靖難登
極詔至臨海湖上人相率走縣庭聽詔或歸語樵
夫曰新皇帝登極矣樵夫愕然曰舊皇帝安
在曰燒宮自焚樵夫棄薪檐哭遂投湖水中

松陽錄者松陽人王韶錄逋遁臣作也韶遊治平寺
觀轉藏聞藏上嚶嚶有聲異之緣藏登絕頂無所
見得書一卷視之紀建文臣僚出亡者二十餘人
絕浥爛不可讀詮錄其可識者得郎中梁田玉郭
良梁中節梁良用宋和郭節何洲梁良玉凡九人
田玉與葉御史俱髡髮去爲僧良玉入海南粥書
爲業死中書舍人和走異域賣卜給衣食死而梁
良用兄弟八人去爲舟師云

論曰聞之陶徵士言齊二客魯兩生史失其名悼
操行難而姓名翳如爲撫卷長嘆不能已也方陳

鐵練諸人浩然天植皎皎矣而周德吉王原采從容完節亦潏然不欺其志豈非賢哉至雪菴和尚河西傭之倫忍垢茹荼卒晦其名以必行其志悲夫永樂初交趾賊簡定反兵尚書劉儼出叅西平侯晟軍軍敗被圍死時僉事呂毅陷陳死叅政劉昱亦死毅沈勇有智略昱嚴猛有吏才宣德中交人變有陳尚書洽洽直隸武進人洪武中以選拜給事中父死五開洽去官走五開觸瘴厲冒險五千里竟負骨歸塋永樂中平南夷黃福鎮南交寬大專意撫輯洽代福鎮甄拔才能振揚風紀交人

畏之稍暇卽讀書自娛有言兵者則嘆曰兵凶器也古人尚德化不得已然後用及交人反侯通率師討賊洽叅贊通下令進兵洽請駐師石室以覘賊且陳方略通弗聽麾兵渡河次寧橋大戰良久洽奮馬入賊陣中欲生擒黎利身被數創而通已棄師走左右挾掖請還營曰主將且退走公何自苦如此洽張目叱曰我朝廷大臣受恩四十年報國正在今日豈偷生乎挺戈陷陣自刎死賊相視駭嘆事聞上嘆悼曰大臣以忠殉國一代幾人贈少保謚節愍於是布政使弋謙具言都督蔡福

都指揮李任都指揮使顧福劉順指揮僉事劉安
千戶蔡顥叅政桂平知府劉子輔易先知州何忠
內官馮智竝死事竝褒贈有差易先守諒江有善
政任滿當還交人乞畱進三品祿城陷死何忠守
江陵以藩省命懷表請濟師爲賊執賊風聞其名
敬禮之共舉酒酌忠忠唾地罵曰吾天朝臣豈
食汝犬彘之食奪杯擲之中虜面遂遇害子輔守
桂政惇朴不事表裸撫民如子黎賊陷沒諸郡縣
獨子輔效死守寇環攻數月食盡人心益固城中
兵民皆力鬪死無一人降者城且陷子輔曰吾奉

命守郡郡亡與亡不可辱賊手遂自經死一子一
妾皆先子輔死後交南終反而死者有史郎中安
陳主事鏞語具四夷志中及已巳土木之變文武
大臣自學士鴈戶尚書佐兵尚書埜英國公輔而
下死者五十人然皆卒倉風沙中非復引義仗節
可稱紀如異時矣惟行人羅如壻濱行知師必覆
語妻子必死以報國過劉翰林儼屬銘墓劉驚拒
之如壻咲曰一得之愚至軍與司正尹昌刑部郎
某倡和詩大率傷權奄擅命師無紀律憤憤以臣
節相勉後三人者竟俱死爲素定云

鄧棨字孟擴南城人永樂進士授御史出按蘇松諸郡號繁劇前御史多用威嚴爲治公獨寬平將報代自請再留一年詔從之敬慎公廉終始如一吏民畏懷之遷陝西按察使清譽益著晉右副都御史英宗北征至宣大屢疏請回師不報及土木之變從者曰駕不可回公可脫去公叱之曰鑾輿不返何面目見人追虜而罵之遂遇害詔贈右都御史官其子瑞大理評事

毛吉浙江餘姚人天順中爲刑曹郎嚴明廉鯁訊囚多立驗時門達寵盛百司遇之塗皆躍馬避吉獨

揚鞭揖錦衣衛卒偵百司鈎摭附致片楮入輒報
可下獄公卿皆重足待之然犯罪例入廣東司他
曹官皆曲貸之吉治之以法不少假會以病失朝
達喉健卒掄巨挺撻之見骨吉不爲變以按察僉
事分巡廣東時高雷廉苦廣西寇道路榛塞乃或
數百里無人烟吉攬轡悲憤進擊賊破之因條平
賊方略以上至廉州內官監珠池者繫數千人徵
賄箠擊幾斃吉大息曰嗟夫民不幸死賊手乃又
死于此乎何忍也盡釋之諸爲內官爪牙者悉寘
之法陞副使總軍連破賊已師潰于雷洞從騎勸

吉避走吉叱曰去吾誓不與此賊俱生力戰死是日晝晦烈風雷雨大作山谷震動事聞贈按察使蔭子諭祭賜其家天順中廣蠻亂慶遠府同知葉禎擊賊死成化初肅愍帝榆林開城令于達教孤山叅將湯胤宗力戰死

孫燧字德成浙江餘姚人爲人沈毅有大略弘治中官刑曹慮囚多平反以廉鯁忤瑾連罰贖歷藩臬有聲正德中寧庶人濠爲反謀益急剝民產庇桀盜助軍燧以右副都御史撫江西大憂之默計曰民怨彼刺骨矣顧以懿親怙天威是不可先發令

賊反有名獨沈幾潛制其機牙乃亟奏緩征寬役
摘奸弊蠹乃宣言盜橫發宜備諸所屬郡邑務節
縮費繕城濠蓄糧無兵衛者練丁壯防禦於是首
城進賢城南康已又城瑞州曰饒撫罷兵備卽緩
急何倚奏復饒撫兵備不果復又請勅湖東道憲
副僉兼備兵九江當湖衝要請重兵備權令兼攝
南康武寧瑞昌及湖廣興國通城便控制弋陽橫
峰青山諸窰兵獷悍且隣婁妃家易顧募安義招
集羣不逞號新民舊惡易煽則又城安義而設通
判駐弋陽督六縣兵會城兵器故儲都司府恐濠

一旦起劫爲用也則假捕盜盡出之外府已見濠爲逆謀益急又結中朝諸權幸恐變起內外於是陰具䟽䟽濠事言濠列爲藩王親爲宗室富貴矣乃臣惑誠不知其所爲寧府使齎重寶往來京師者踵相屬於路此何爲也鄱陽賊吏名捕之急輒竄王西山墳厰中吏不能復得夫匿巨盜又何爲乎太監畢真徙鎮守浙江王厚贐爲別別時辟左右耳語真首肯者良久乃去夫密囑背公厚贐結好非藩王所宜有也他顯者狀未論論其蹤跡可疑慮者䟽七上爲濠伏所遮具得之乃間從他省

得上海又爲諸權倖所得持示濠索金璧而濠乃大
恚宴酖之不死及濠以生日宴鎮巡三司宴未畢
偵者自京師還言中朝遣駙馬侯給事中來卽訊
矣濠大懼乃召其黨劉養正劉吉等入與計養正
曰先發制人明鎮巡三司入謝宴可就擒以舉事
毋束手待訊是夜於府中宣言朝使來實太后密
旨召濠入監國遂集兵及旦諸司入謝左右探甲
露戈而待濠奮膺高步立露臺上宣言曰今天子
巡遊不反太后召我監國若等當保駕時變起
倉卒燧張目直視曰有密旨請看濠怒曰若何言

今天祚密移汝大臣。顧不知耶何闇大義也。於是許副使忠節公達大憤。挺身前曰。賊妄言求死。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孫公何不罵。遂大罵濠。濠戟手怒縛二公出。許顧孫曰。早聽我言。先發不至此。蓋達知濠事。且發欲先事制之也。時孫公年頗高。就縛時臂折已。噴噴聲矣。達方壯。罵不絕口。卒俱死。且死時。達挺立。惠民門刀斫其頸。不動。衆共摧抑。令跪。竟不跪。死是日。天忽陰霾。是夕。主事馬思聰以督餉至下獄。不食六日死。叅議黃宏亦不食獄死。副使河南固始人。身長巨口。猿臂。燕頤。沈靜有

謀略先是山東盜大起州縣吏業閉門自守或遺賊芻粟食飲弓馬或棄城遁達方爲樂陵令令行禁止乃無城卽築城浚隍倡勇敢繕械器貧富均役不踰月城成又使附城民各樹土垣封簷端垣開一竇如圭僅容人家令二壯者執刀伏竇內餘編行伍匿衢巷中令曰守吾令視吾旗鼓違者軍法從事乃洞開城門如虛邑賊至旗舉伏發賊火無所施刃無所展入竇若出走者盡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以功陞山東僉事巡東寧道禮神愛民下士詳獄邊鎮懷輯陞江西副使時宸濠持利權

制誘諸守臣諸守臣以目爭歛遜相結納獨遼素
引法批繩其羽翼不貸又密勸孫公先發後聞孫
以爲不可然甚奇重之及被害達父方家居聞江
西有變殺一都御史一副使卽爲位易服哭人恠
問之曰副使者我子也兒素忘徇國故知之嘉靖
中竝贈禮部尚書立祠祀江西官其子各一人錦
衣百戶孫謙慎明恕衆共稱爲鉅人長者許明亮
有經濟才雖秉節死咸惜其未盡用孫長子堪武
舉第一人歷官都督仲子墀尚寶卿季子陞禮尚
書有文行孫鋌今祭酒子孫特盛蓋若天所報云

正德盜起時裕州同知郁采上蔡知縣霍恩不屈
死西平知縣王佐棗疆知縣段豸力戰死皆贈官
賜蔭而扶風知縣孫璽代州人以都御史檄城略
陽版築作而盜至略陽令順欲亡去璽持不可誓
必守力竭罵賊死令嚴順者乃揚言璽與扶風令
同奔溺江苑都御史求尸急乃取江濱尸斂之歸
其鄉子走京師投匭上狀下都御史王廷相訊乃
得實贈光祿少卿賜祭蔭子於戲順非宿憾璽惟
耻其無能故忍而壅閼之語曰忤心慘於戈兵諒
矣

約論曰予往聞會城人言當孫許就義時孫噤不作語壯許公逮死罵不屈也是不然孫公諸措注峻制密防無須臾忘濠誠可貫天日豈大聲色哉然今學士傳往事顧爲孫公語甚壯非事實矣唐尚書言大節同者不拘小異至德合者不徇微迹故馬黃亦烈矣乃或以孫保濠賢孝爲貶行以王新建討賊時語疑新建觀望嗟夫死以明節生能成事功灼灼如此猶不免疵詆者之口况隱約乎故夫毀自靖者勿與知可也

張世忠不知何許人嘉靖中虜俺荅越大原掠上黨

平陽提督宣大都御史時未至我師連營觀望不肯戰世忠等與諸偏將自侯城村起連盟約攝虜誓力戰已諸將閉營不相援而世忠軍壯戰又力賊悉力攻之集精騎三千餘合圍世忠軍世忠憤曰諸將獨不念血盟耶被射傷裹瘡下馬四面步戰賊亦窘會火藥盡世忠憤呼曰我軍被圍戰苦諸將竟不相援國憲天刑寧汝追耶復上馬往來督短兵血戰自己至酉賊見我兵死傷衆無他援又久戰力竭遂蹣我營世忠頭中二矢墜馬死張宣張臣等痛世忠死猶率旗軍曾五等力戰亦並

死贈世忠右都督與銀十斤宣臣各四十兩仍祀
祀之

草野臣曰如高皇帝克金陵嘉元南臺御史大
夫福壽守節不下也命禮葬祠祀焉已勅禮部言
元右丞相余闕守安慶殫忠以其家死江州總管
李黼臨難殉義與闕同命有司祠祀比克元元學
士蔡子英義不二亡去後得之館儀曹子英竟不
屈勅有司津送之出塞以能培勵節行基運于來
今邇締交養望之習勝而士氣選悞間名世高虛
之士鑒靖難之烈創鉅痛深遂貶挹風節倡明哲

保身之論而士習益靡然嚮利違難矣